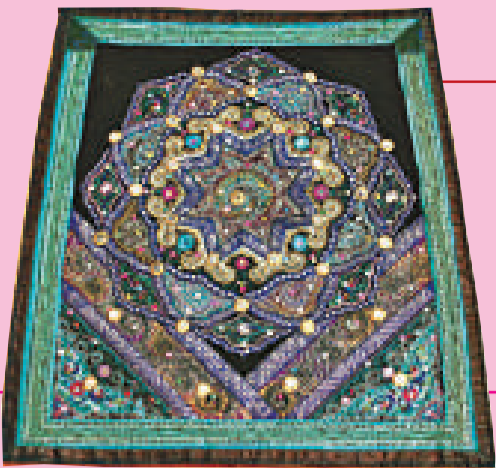


革家背扇：卷草紋蝙蝠紋
年代：50年代
規格：76×465
品類：服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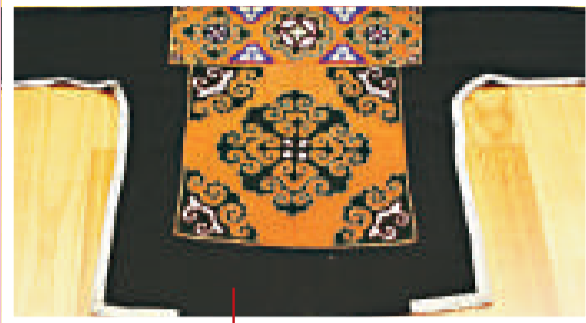
苗族蓋帕：八角如意紋
年代：50年代
規格：48×44.5
品類：服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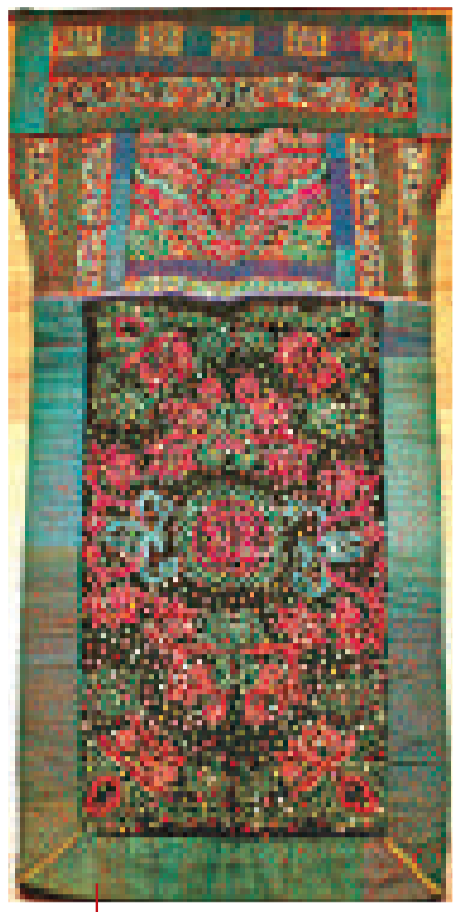
苗族背扇：蝶、鳥如意紋
年代：80年代
規格：84×495
品類：服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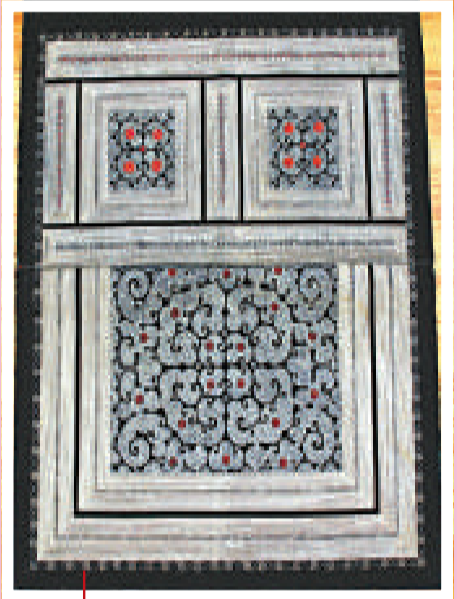
苗族背扇：如意紋
年代：70年代
規格：66×455
品類：服飾



水族背扇：蝶紋



苗族背扇片：精細雀紋
年代：50年代
規格：57×45
品類：刺繡



苗族背扇心：馬掌紋橋拱花
年代：40年代
規格：49×56
品類：染織



苗族背扇：蝴蝶如意紋
年代：70年代
規格：84×165
品類：服飾



苗族背扇：菊花紋
年代：60年代
規格：67×54
品類：服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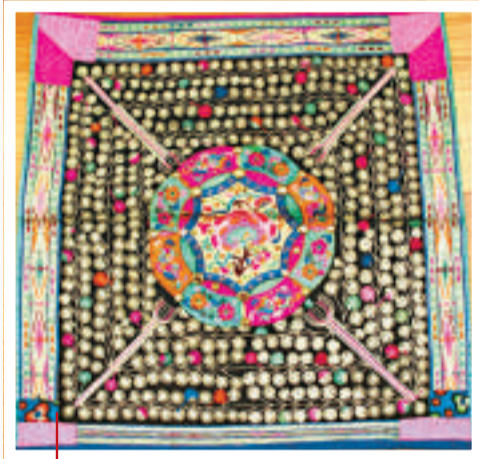
苗族背扇：龍鳥蝶紋
年代：80年代
規格：81×155
品類：服飾



背扇：矩形八角花紋
年代：
規格：65×46.5
品類：服飾



侗族背扇心：榕花石榴花卉



布依族背扇：福壽
年代：60年代
規格：67×130
品類：服飾



背扇，俗稱「背帶」，是用以背負孩子的「襁褓」，是貴州少數民族婦女重要的生活用品。

由於居住的自然環境、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等不同，背扇的藝術形式與文化內涵不盡相同，因而，形成了風格各異，多姿多彩的背扇藝術。此次陳列的背扇涉獵苗、布依、侗、水、瑤、彝、革家等民族，其中苗族又有不同的支系，有花苗、黑苗、長角苗等。觀眾從中可以了解到貴州少數民族背扇的概況及全貌。

背扇的製作工藝複雜，技法有刺繡、挑花、蠟染、織錦、布貼等。僅刺繡就有十餘種：剖線繡、馬尾繡、鄒繡、辮繡、打子繡、平繡、疊繡、銀線繡、絞繡、錫繡、盤筋繡、麻線繡、雙針繡等。

背扇藝術是廣大少數民族婦女的智慧和母愛的反映，它的生命力最強，基礎最廣泛，最能體現永恆的母愛。

這個「貴州少數民族背扇展」，由馬正榮、馬俐父女倆於2004年向中國美術館捐贈的貴州背扇中遴選出的精品組成。

棋棋

苗族背扇：螺旋紋



兩座王宮 博物對話

王星

這次展覽只是「故宮博物院與盧浮宮博物館2011-2015年合作協議」的一個開場。除故宮提供的155件文物與展品外，盧浮宮也為展覽彙集了一些館藏和外借展品。故宮方面為展覽確定的名稱是「重扉輕啓——明清宮廷生活文物展」，盧浮宮外懸掛的法文展覽名稱則意為「紫禁城在盧浮宮——中國與法國的皇帝們」。

這是一場頗似高層互訪的展覽。2008年，盧浮宮與故宮在午門展廳舉辦了「盧浮宮·拿破侖一世展」，如今2011年，盧浮宮牆外掛起了康熙皇帝的大幅肖像宣傳畫。

編者語



《乾隆肖像》1776年，查理·阿瑟蘭所繪，（凡爾賽宮館藏）



《康熙帝便服像》軸（局部）

康熙大帝的展覽宣傳畫此前在凡爾賽宮也出現過，但這次畢竟是盧浮宮。故宮院長鄭欣森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強調：這是故宮第一次在盧浮宮這一西方最主流的古典文明核心地帶大規模展示中華文明遺產，這也打破了中國文物在巴黎展出時只能在古美術博物館等東方文化博物館展出的慣例。更重要的是，這次展覽只是「故宮博物院與盧浮宮博物館2011-2015年合作協議」的一個開場。

除故宮提供的155件文物與展品外，盧浮宮也為展覽彙集了一些館藏和外借展品。毋庸置疑，故宮與盧浮宮的最大共通點在於兩者都曾經是王宮，隨後又都逐漸成為博物館。在這場兩座王宮間的博物對話中，從作為「論題」的展覽標題名稱中卻能隱約看出雙方某些微妙的想法差異。故宮方面為展覽確定的名稱是「重扉輕啓——明清宮廷生活文物展」，根據新聞通報中的解釋，意為「將昔日禁衛森嚴的皇宮中的一道道門扉徐徐打開，讓觀眾徜徉其中，領略明清皇宮的神秘威嚴與奢華生活」。盧浮宮外懸掛的法文展覽名稱則是「La Cité interdite au Louvre-Empereurs de Chine et Rois de France」，意為「紫禁城在盧浮宮——中國與法國的皇帝們」。

據法國《La Point》雜誌援引法方主要策展人、法國吉美博物館總研究員戴浩石（Jean-Paul Desroches）的話說：法方曾建議將重點放在19世紀末，以此展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但這個歷史時間段顯然對於中方有些敏感，中方提議以故宮館藏的路易十六時期前後的鐘表為主題，但法方又認為這類展品對於法國觀眾缺乏新奇感。

中方主要策展人、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呂成龍則在接受本刊記者訪問時表示：雙方的確經過了漫長的協商，儘管最後展覽的中文標題仍突出「明清」，實際上不乏金元時期的展品，因為這一時期在法國歷史上可以與盧浮宮的誕生相對應，在中國歷史上則是北京城的營建。故宮方面最終將這一展覽定義為「以物證史的方式向觀眾講述紫禁城的故事」。

儘管連康熙皇帝御用的大閱盔甲都前來展出以添聲勢，但此次展櫃一概以湖藍為底色，乾隆的紫檀木雕漆雲龍紋寶座在湖藍色的背景展板上映襯下也變得沉穩了很多。此次展覽盧浮宮選用了故宮收藏的《康熙帝朝服像》為標註宣傳畫，遍布展廳的湖藍色也取自這幅畫上康熙身著的藍色朝服。對中國古代書畫久有研究的戴浩石對康熙的這幅畫像格外關注，在為此展覽撰寫的以《安邦定國之畫》為標題的論文中，他將這幅雍正在其父駕崩一個月後命人繪製的中西畫風融合之作視為對「精

通六術、英明睿智、心胸開放」的康熙的最佳寫照。

此次展覽在盧浮宮的現場布展花費了近20天。布展總負責人、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的郭玉海對盧浮宮布展人員面對中國卷軸畫時的不知所措記憶猶新。儘管此次故宮應盧浮宮要求出借了以郎世寧為代表的大批歐洲傳教士畫家的作品，甚至包括因幅面巨大、輕易不公開展出的自在駒、錦雲雕等名馬圖軸，然而盧浮宮提供的展廳高度有限，即使是特製了展櫃，這些僅畫心就在2.5米見方的龐然大物最終仍無法完全展開，畫心縱達4.3米的《乾隆大閱圖（中年）》也不無委屈地在展櫃裡被「截去」了帽盔和馬蹄。但這些都不妨礙展覽在開幕預展當晚使人滿為患。法國各主流媒體都對展覽進行了報道，其中藝術專業期刊《美術》給了10頁篇幅，以《郎世寧——一個意大利畫家的紫禁城奇遇》開篇，繼而是《什麼是中國式繪畫藝術》，還特別圖文並茂地以《雍正皇帝洋裝像》一畫比較了中法文化的異同。

盧浮宮館長魯瓦耶特（Henri Loyrette）說：「對法國公眾來講，第一直覺會是很詫異，無法把盧浮宮與故宮博物院聯想到一起。當你把如此神秘、不可思議的紫禁城與迷人的盧浮宮第一次並列在一起時，大家首先會感到無法置信，但驚奇與讚嘆之情隨後到來。」

談論起此次從法國國家文獻館借展的元大罕寫給法國菲利普四世的書信，呂成龍頗為興奮；而對於同時身為故宮拓片工藝三代傳人的郭玉海，此次更讓他興奮的是有機會去法國國家圖書館看了伯希和從敦煌帶回的拓片。展覽中還有借展自吉美博物館的一本1813年在法國編纂印製的漢—法—拉丁字典《漢字西譯》。這本字典在法國漢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標誌着法國終於有了了解中國的「基本手冊」。